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四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文學部九 箴 銘 集序 論 射策 連珠 誄 碑文 哀辭 弔文

箴一

增文心雕龍銘箴篇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

又曰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

箴全禦過故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 文章

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鍼之療疾故以為名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大抵箴銘贊頌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誡切劘之意

箴二

原虞箴 左傳魏絳對晉侯云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于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夏箴 夏箴云天有四殃水旱飢荒非務積聚何以備糧

崔琦戒外戚 范蔚宗後漢書崔琦字子瑋河

南尹梁冀聞琦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

揚雄戒成帝 揚雄作酒箴以戒成帝

頓挫清壯 文賦

興於補闕 選

防微測隱文麗旨深 潘岳新婚箴

崔氏累世彌縫胡公次其首目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為之解署曰百官箴案闕令文作闕失也空也

增我箴 司馬光我箴曰誠實以啟人之信我樂善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之教我恭己以取人之敬我云云

官箴 山堂肆考呂祖謙字伯恭作官箴

大寶箴 又張蘊古作大寶箴

皇極箴

承華箴 又李義府作承華箴獻太子

大禹聽箴 又李密書大禹垂鞱時聽箴規之美

高宗

求箴 又楚語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作箴贈行 後漢書高彪字義方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于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

作箴自訟 山堂肆考

孫抃字夢得嘗云吾生四十有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一曰游箴二曰言箴三曰行箴四曰好惡箴五曰知名箴

賜君臣箴 唐書

杜希全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

作師友箴 山堂肆考

唐柳宗元以世之為人師者人笑之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因作師友箴以儆己又以戒人云

丹扆六箴 唐書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帝甚嘉之

金華五箴 宋祁馮侍講元行狀曰景祐六年獻金華五箴弼違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

賜清白箴 唐書許圉師遷相州刺史專以寬治州人立石頌德部有受賕者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

進端拱箴 王禹偁應詔言事曰先皇帝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

獻太醫箴 唐書元和中吏部郎柳公綽獻太醫箴上深嘉歎降中使勞問

為家人箴 方希古序曰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之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稱因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同勉焉

尚書諸司箴 唐書柳仲郢著尚書二十四司箴為韓愈咨賞

十龜元吉箴 宋書李清之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

進宗室六箴 又吳

王宮教吴充進宗室六箴仁宗書之屏風以自戒

續丹扆六箴　王褘序曰官箴王闕古之誼也唐李衛公獻丹扆六箴於其君立意措辭分章指事忠愛之道藹然可觀褘不自揆因擬衛公之餘旨取善可為訓惡可為戒而人臣所難言者作續丹扆六箴

視聽言動四箴　程頤見論語注

誠敬謙謹四箴　貝瓊序曰吾友會稽樓文淵嘗持誠敬謙謹四字誠敬所以存乎心謙謹所以施之於事也因作箴以貽之

女史箴　張華作顧凱之書

銘一

增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詩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譔其先祖

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 周禮考工記有鬴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也黄帝有巾几之銘孔甲有槃盂之誡殷湯有甘集作廿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

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亦所以勸進人勗乎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誡百辟之功周禮司勲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頌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

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韓非子曰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呂氏春秋曰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鑑　法言曰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文章流別論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彝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

為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而潤色言可採録 文心雕龍銘箴篇曰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張旭華陽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銘思燭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詞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曽名器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 崔祐甫穆氏四子講學義記曰刻石

銘座者取崔蔡　李翺荅開元寺僧書曰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黄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髙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　陸倕漏刻銘序曰寧可多謝曽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　文章辨體曰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

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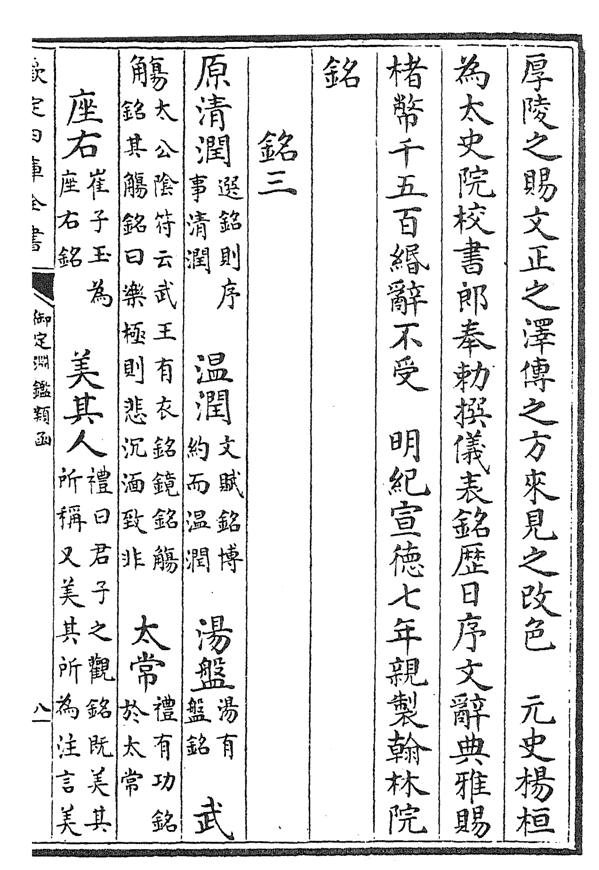
增述異記帝舜都郭門古宫在焉宫前有堯臺舜館銘

記古文莫有識者　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於舂山之上乃為銘迹於懸圃之上以詔後世　事始靈后氏象形篆以銘鍾鼎　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孔子家語孔子觀周遂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西京雜記曰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劒上有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王隠晉書曰張載字孟陽作劒閣銘刺史張敏表之天子命

刻石於劔閣　孫楚反金人銘曰昔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銘其胷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少事後生何述焉　梁典陸倕吳郡人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絶當世　張說太華山銘曰岧嶤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惟峰峻峭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　山堂肆考唐大中六年詔出魏文貞公笏歸其孫謩孫樵請銘其笏曰靈犀薦角比干獻骨合以憤裂至公為笏　唐書崔融嘗銘啟母碣武后幸

嵩山見而歎美之　又崔渙博經術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尊彝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玉海李尤集序曰尤好銘讚門階户席莫不有銘　楊士奇書戒石銘後曰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祖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座之前　宋史張載字子厚作西銘東銘　蘇軾三槐堂銘曰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山堂肆考司馬文正公貯筆黄囊及紅管筆一枝實治平中賜物張敬夫銘云



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之改色 元史楊桓為太史院校書郎奉勅撰儀表銘歷日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五百緡辭不受 明紀宣德七年親製翰林院銘

銘三

原清潤 選銘則序事清潤

温潤 文賦銘博約而温潤

湯盤 湯有盤銘

武觴 太公陰符云武王有衣銘鏡銘觴銘其觴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

太常 禮有功銘於太常

座右 崔子玉為座右銘

美其人 禮曰君子之觀銘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注言美

其人為此銘也

班固燕然 漢班固作燕然山銘勒石

華陽瘞鶴 瘞鶴銘華陽真逸撰

增簨簴銘 鬻子曰昔大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為銘於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獄訟者揮鞀

敧器銘 孔子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問於守者曰此何器也對曰宥坐之器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君子感誡之至追而作銘

屏風銘 三輔決録何敞字文高為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郡有刻鏤屏風帝命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枕屏銘 山堂肆考張敬夫枕屏銘曰勿敗情毋思邪席上枕前思自省莫言屏曲為君避

貪泉銘 南史伏曼容字公儀昇明末為

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

醴泉銘 玉海魏徵有醴泉銘

砥柱銘 唐書太宗幸河北觀砥柱因勒銘於上以陳功德

仙掌銘 梁蕭昆陵集序曰於仙掌函關二銘見公識探造化智合權道

丹崖銘 山堂肆考唐節去官家於崖下號丹崖翁元結甚重之作丹崖翁詩及銘

黃樓銘 朱子曰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斂衽

陋室銘 劉禹錫銘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虛室銘 元文類虞集有虛室銘

孝門銘 唐書傳曰李興有孝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

義門銘 明宋濂有黃氏義門銘

布衾銘 玉海宋范堯夫銘

布被銘 又陸游作司馬公布被銘

集序一

原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增法言序曰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葢所以見作者之意也　文章辨體曰爾雅云序緒也序之體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楊盈川詩集序曰詩必有序自虞廷賡歌已然其拜首颺言責難反覆聲容可想善哉史臣之序也自是數千年無詩序周詩小序淺

深可識人皆知刪後無詩不知三百篇已無序矣　東萊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如贈送燕集等作又當隨事以盡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序事理為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狗人之失也

集序二

增冠篇見上　介首趙復紫陽文集序曰門人員擇偏得紫陽之道擩摭遺集釐為八十卷將攻梓以惠後學自洛抵燕千餘里介書俾不肖為説以介其首　皇甫序三都見歎賞注

柳䛒序歸藩　隋書曰晉王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為序詞甚典麗

詔作序　權德輿張建封集序曰承詔作序是用拜君之辱而不敢讓

自為序　李商隱元結文集序曰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二十卷皆自為之序

裴延翰序樊川　裴延翰樊川文集後序曰上五年仲冬仲舅出中書直亟名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若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如此則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

杜牧序李賀　李商隱李賀小傳曰杜京兆為李長吉文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集序三

原魏曹植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

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删定别撰為前録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氷為積水所成積水微增氷之凛何哉葢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為恱目之

翫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仰以為風七行之奇濯龍規以為則若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風儀閑潤神姿照朗愛敬之道夙彰柔嫺之才必備鳳桐遐遠清管遼亮湘川寂寞淚篠葳蕤北渚之句尚傳仙靈之典不泯况復文同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貽厥於後　梁元帝職貢圖序曰竊聞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四夷八蠻七閩九貉其所由來久矣漢氏以來南羌旅距西域憑陵創金城開

王關絶夜郎討日逐覿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蔔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狹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絶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氷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蹐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丘

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實聞樂賢之象甘泉寫
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
成章胡人遥集款關蹶角沿泝荆門瞻其容貌訴其風
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别加訪採以廣聞見名為
職貢圖云爾　任昉齊王儉集序曰公之生也誕授命
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社
有一於此蔚為帝師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
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為

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惟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誡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

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絶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晈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懐此何極

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㓜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王僧孺臨海伏府君集序曰衣𥿄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樂譽出王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未識乍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衿敷文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牒緑笥丹筒金版玉箱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祕在瑶臺而君莫不徧探冥賾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

賈馬盧鄭非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踳謬二義可辨未
值高卿之疑九事非難不逢平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
作猶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
象早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冥深故以事顯
家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壁有均閉户靡因餘竈每攝齊函丈左右屬目蓄以
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魏闕
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門驅車

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未崇而清風嘉譽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享通侯而緤馬懸車閉門高枕恥為詭遇試此行藏及皇運聿興重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揺而高騖排閶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以姿儀端潤趨眄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帷扆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温樹靡答露事不訓省中之言無漏席上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應同塤壐以石投水如鱗縱

發行稱表綴言成模楷猶復忘彼豐愉安茲素薄衣同屨補食等三杯車服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奐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專心六典精賾必探汎游羣籍菁華無棄搦札含毫必弘靡麗摛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

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為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面竭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爵也險驟更歡娱中阻班超既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絶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

戾遂使褐裘莫計寶劒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
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
闋爭弄伯牙之絃寂寞長絶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
烈清徽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
没而猶彰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為後集
徐陵玉臺新咏序曰陵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
萬户張衡之所曾賦周王壁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
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

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詵詩明禮豈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遥妒至於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横陳於甲帳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横抽寶樹南都石黛最

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姮娥競爽鷩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柘館陰岑木

鶴晨嚴銅蠡晝静優游少託寂寞多閒厭長樂之疎鍾勞中宮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宫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録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儷以金箱裝兹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牋

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魯魚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雲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於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當開兹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猗歟彤管麗矣香奩

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

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生
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緑帙丹經玉版祕文瑶壇怪牒
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葢非常之絶技命世之異人
焉文集闕亡未有編録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
研摉如誦河西之篋奉勑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
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竊聞平陽擊石
山谷為之調大禹吹�風雲為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
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柱國趙

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章逸態橫生新情振起振一作捩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歷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公斟

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增唐楊炯王勃集序曰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黄影帶以狥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已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紘馳騁一作驟於

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揺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偉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横以取勢非鼓怒以為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反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權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久儀㷀籠咸思自釋近

則面受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髙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骸者既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　盧照鄰騎馬都尉喬君集序曰聖門論賦相如為入室之雄闕里裁詩公幹即升堂之客陸平原龍驚學海浮天泉以安流鮑參軍鶴翥文場代黄金之平埒臨曲臺之上路面通衢之小苑蓮紅水碧堪釣叟之淹留桂白山青宜王孫

之攀折香車貴士不掩龍闗縫掖書生時通驛騎坐蘭徑敞松扉北牖動而清風來南軒幽而白雲起欣然命駕弔曲江之隑淵興盡而歸聆伊川之笙吹三朝慶詔趨劒履於南宫五日歸休聞歌鐘於北里雍容車騎屢動雕章嘯傲煙霞仍涵寶思奢不敗德笑金谷之羅紈儉不邀名悲蘭陵之綌布榮期三樂君實四之平子四愁我無一矣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曰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所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

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集作物）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集作會）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謂之曽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牀（集作牆）嗜古蓬山芸觀之書羣玉懸金之記魯宮藏篆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鋒退藏於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

師楚子聞名實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帷於天郡設鉤距於皇州集作都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署背之文繼軌前途遇物成興理關刑政咸歸故事之臺義涉箴規盡入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遘夷險身更否泰昔嘗攝戎幽易謫居邛嶲亭臯漫漫興去國之悲旗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鷗遷樹集作谷隴鷹出雲夢上京之臺沿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

繡飛逸勢標起集作孤標寄集作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於金奏天然壯麗綷雲霞於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集作宗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稱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張載字孟陽弟協字景陽亢字季陽並有才藻屬綴英華誤作陽藻綴朝分南北運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間出豈止周流集作柟榴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鷦鷯寄辭阮籍稱其王佐故以開國籍鱗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羽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縈葉桂林之一枝彌廣源流集作派非

荆江之九派宗門多士斯為盛與　韓休右丞相許國
公蘇頲文集序曰自長發禘殷正考述其典在坰頌魯
史克明其訓由是比興繼作風流彌繁黄竹白雲垂芳
於帝籍楚蘭班素作麗於辭人莫不究情性之微含風
騷之旨吟咏先王之澤光昭正始之宗故情發於中而
申之以歌詠文生於情而飾之以辭彩所以立言會友
感物造端藻暢襟靈導揚隱伏潤彼金石流於管絃以
告其成功而懿我文德者也嗚呼斯文未喪命世聿興

發揮造化之微鼓動江山之氣轞轢前古昭彰後葉疇克有之則尚書許公應運而挺生矣公性與道合神無滯用惟深也總衆妙之門惟才也體生人之秀若乃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括囊道藝之塲探賾幽微之數至若抑戈考篆魯鼎看銘書有亡篋文稱隆簡疑絳老之年走朝有問卜晉侯之疾訪史莫知莫不取揆宏襟詢謀達識公辨無不釋言必造微掩雲夢以吞之湛陽秋以昭之如太嶽之覽羣山若滄溟之朝百谷者矣至乃緒

發而宮商應言形而雅頌興爽律與雲天並高繁章與霞月俱亮故能虛明獨照壯思雄飛自我心極為之宰匠嘗亦紀秦望銘華山勒函谷之關刊燕然之石繁紘間發縟彩相輝歌奏而白雪遂孤賦成而黃金有貴豈惟推終拉賈為王超陳而已若乃天言煥發王命急宣則翰動若飛思如泉涌典謨作制於邦國書奏便蕃於禁省斂以應用婉而有章則近代以來未之前聞也豈學而得之歟抑亦天縱之歟何其殊尤而懿鑠也惜乎

循途未極閱川行謝維洞簫為賦方傳漢帝之宮而禪
草遺忠空留茂陵之下思盛烈其如在覽餘文而增歎
曲池無處舊館寂寥感知己以悼恩懷舊德而何極豈
峴山之上長留墮淚之詞延閣之中不紀藏書之録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曰君名翰趙郡贊皇人也天資
朗秀率性聰達博涉經籍其文尤工故其作敘治亂則
明白坦蕩紆餘集作徐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義
則游泳情性探微賾冥渙乎春氷之將泮也廣勸戒則

得失相維吉凶相追焯乎元龜之在前也頌功美則温直顯融協於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也議者又謂君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導其氣而閱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舍君其[集作誰歟]而誰歟

吕温地志圖序曰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患其書多門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務該暢從

體要綽然勒成一家之説猶懼其輿未足以昭啟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圖畫隨方面以别區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約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于脈落内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貊禹迹之所窮漢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成乎梗概固不

可同年而語其詳略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褰普天之下盡在屋壁户納四海總籠八極名山大川隨顧奔走殊方絶域舉意而到髙視華裔坐横古今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濶出遐入幽曽不崇朝與夫役形神於歳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可並軌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代之弊綜羣言之首繁而不亂踈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出户而覩輿斯訓導之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

通曒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卹民之艱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齊疆晉壤則想桓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者於是明乎得失諸侯於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之遠也然則本之所以廣學流中之足以贊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

虛行舉地成圖問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之頹息也　李漢昌黎先生文集序曰先生生于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

生志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推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明宋濂太古正音序曰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雖時按譜係蕩滌堙鬱而暢滯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即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

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泠君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砯乎氷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怨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

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余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

增書明方孝孺答葉教諭書曰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諸篇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為經文之累者亦復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

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藴而歎息其遭逄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傳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為作序然其有無不為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

論一

增劉熙釋名曰論倫也有倫理也　鄭康成曰論者綸

也可以經綸世務　李充翰林論曰研求名理而論生馬論貴於克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者矣　文賦曰論精微而朗暢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即其經目稱為論語論者稱論羣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

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元理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頴精密蓋論事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必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聖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詞共

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勿論哉

蘇軾謝應制科啓曰必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黙識之能　孫何碑解曰鍼砭史闕謂之論可也　文章辨體曰按韻書論者議也文選所載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遷之論項羽商鞅是也二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勢人物

或辨訂經史之言如賈生之論秦過柳子厚之論守道守官是也唐宋用以取士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劉勰云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故凡陳政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

論二

增前漢書班彪遭王莽亂避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分爭意者縱横之事復起於今乎

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彪乃著王命論以救時亂　又曰桓譚博學多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後漢書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刺世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又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著論名曰昌言　又崔寔字子真嘗論當世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又劉梁字曼山一名岑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覽者以為仲尼作

春秋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又著辨和同之論 晉書裴頠深患時俗流蕩何晏阮籍日談浮虛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不以物務自嬰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又劉寔志行清潔以時俗喜進趨少廉讓著崇讓論 又魯褒字元道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 又成公綏亦有錢神論 梁書劉峻見任昉諸

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葛屨練衣路逢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絶交論到溉見而抵其書於地終身以為恨　玉海唐太宗時虞世南獻聖德論詔曰卿所論過高朕何敢當焉　唐書陽城字亢宗為諫議大夫久無所論列負素望韓愈作諍臣論譏切之　又林蘊父披以臨江多山鬼淫祠民厭苦之撰無鬼論　宋史尹源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名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

不悅其言第其文下　又曰蔣堂守蜀嘗得呂陶論聚諸生共誦之曰此賈誼之文也　又王安石聲名甚盛蘇洵獨知其剛褊難任作辨奸論以譏之　王海孫甫著唐史要論十卷歐陽公司馬公蘇子瞻稱其議論精覈　李道源謝文節神道碑曰文節尤善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　元史黃溍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子仰高鑽堅論　明紀洪武二十一

年名試官陳宗訓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

論三

增鍼孝標 唐書蕭瑀善屬文嘗以劉孝標辨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令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鍼孝標膏肓矣

疑子固 宋史蘇軾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得軾刑賞忠厚之至論喜欲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寘第二

列置龍圖 又張去華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稼穡為急真宗深所嘉賞命以縑

素寫其論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 **詔付史館** 又朱昂著資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館

可謂作者 典論余觀賈誼過秦發周秦之得失述古今之治亂治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有作者風 宋史魏了翁著韓愈論抑揚頓挫有作者風

十篇可用 又沈遘通判江陵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章者率以詩賦豈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

六論立成 見敏捷

納其言而止 唐書李百藥貞觀初時議裂土與諸王功臣子弟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

得其文大驚 宋史程頤游太學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其文大驚異之即處以學職

近世揚雄 山堂肆考王充幼聰明詣太學觀辟雍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世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後

來王粲唐書蘇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人謂後來王粲

射策一

增宋史曾從龍嘉定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隽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𦍒時謀王斷國皆由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　中說曰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夫對

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策言中聖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别體也　又曰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楊綰條奏貢舉疏曰其貢舉皆問古今理體當世要務取堪行者　蘇軾謝應制科啟曰無所不問之策以觀其博通之學　文章辨體曰按說文策者謀也凡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考之於史實始漢之鼂錯錯遇文帝恭讓好問之主不能明目張膽以荅所問惟董仲舒克竭所藴帝

因是罷黜百家專尊孔氏以表彰六經厥功茂焉迨宋蘇軾之荅仁宗制策亦克輸忠陳義婉切懇到君子有取焉

射策二

增前漢書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又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

夫　南史岑之敬字思禮十六策春秋左氏制㫖孝經義擢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耶

李商隱白樂天墓銘曰元年對憲宗詔策直切以是不得為諫官　唐書藝文志元和元年夏四月丙午策試制舉之士稹郁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稹元稹郁獨孤郁居易白居易也　宋史建隆二年祕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張澹及祠部郎知制誥盧多遜侍

御史師頌覈定優劣太宗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蓋陶穀張錫黨張去華以沮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驟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又孫洙舉應物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　宋史王十朋對策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傳其策以擬古晁董　又周必大名

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又帝御集英殿策士名王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為得士賀遂為首乃文天祥也　明紀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廷對言剴切無忌諱太祖親擢第二　吾學編張紞字昭季富平人為吏部尚書被旨試翰林編纂官紞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　又羅倫字彝正永豐人成化三年進

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堅不從　明紀舒弘志巡撫應龍之子也萬歷十四年廷試弘志年少策奇麗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横者大臣惜而不敢顯置之前級進呈卷末神宗擢為第三中外驚異以為得人

射策三

原十難　一言　公孫弘諫築朔方上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　鹽鐵論曰漢武帝時頗多策士

後先奏對各異其説董生一言主正公孫氏一言主和至觀其終世行業亦以類判如其所言　似荀揚

擬晁董　宋史孔文仲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典贍策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

董子天人　賈生治安　仲舒天人策　賈誼治安策　增燕公

下見上

心醉　李郃汗顔　顔真卿孫文公集序曰相公燕公覽其策而心醉　唐書劉蕡應賢良方正能直言科對策切直被放李郃歎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不汗顔耶

含清濁中今古

尊王道推霸略　梁書何遜字仲言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對策大相稱賞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文中子世家曰仁壽三年文中子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

射策四

原甲科為郎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之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置之不彰題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

對策第一 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使使輿詣京師不得已而進對策第一

五十難 後漢徐防字謁卿上書言學者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臣請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識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者以為非也

公孫弘十上

增親批所對 明史紀事曾棨永樂三年廷對第一人太宗親批所對策褒美之

親題制策 又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嘉靖己丑進士廷對獻替剴切天子親題其制策一旦名動天下

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 法言曰或曰書與經

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

親擢第三 宋史胡安國字康侯紹興四年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執以無試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時發策大要崇復熙寧元豐之制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為對高宗命再讀之親擢為第三

親擢第一 明史紀事胡廣廬陵人建文二年對策建文君親擢第一

對策白虎 建始四年夏上盡名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射策五

增書唐權德輿答柳福州書曰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

蟲謂之甲賦律詩是以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奥求通理而已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齷齪科第也

增表宋晁補之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曰熙寧中舉詞賦為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自屏及陛紙窮顧相詫曰盡識此可以為三千士先登矣

蘇轍謝除中書舍人表曰際會仁祖詔

求直言策語猖狂恃神聖之不廢考官怪怒悪悖直之
非宜孰知牾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
增啟宋蘇軾謝中制科啓曰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才
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

連珠一

原晉傅休奕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
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為
之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

其旨而令賢者微悟有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豔傅毅有文而不典 增三輔決録曰趙㰚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 文心雕龍曰揚雄覃思文閣碎文瑣語肇為連珠擬者間出杜篤賈逵劉珍潘勗欲穿明珠多貫魚目惟士衡理新文敏 文章縁起曰連珠揚雄作 沈約曰連珠之作始自子雲蓋謂

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　太平御覽隋志曰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約謂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又唐文志曰謝靈運連珠集五卷　明吳訥文章辨體曰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舊文以廣之也大抵連珠之文貫穿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蓋鮮洪武初宋濂王禕有作亦如士衡之數

連珠二

原漢揚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霸王之功故璵璠之為寶非駔儈之術伊尹之為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為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為羣士齊寮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後漢潘勗擬連珠曰臣聞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　蓋聞駑蹇服御良樂

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良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王粲倣連珠曰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毁譽故呂尚一見而為師陳平烏集而為輔　臣聞記切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用孟明而晉恥雪臣聞振鷺雖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

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禄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

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悦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勢屈是以凌飇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暉是以明哲之君時有敝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

乗風載響則音徽易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影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乗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理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曰

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趼不獲哀公之禄干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難湛不接異類渟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雲鳥降海人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鴂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者難傷是以傳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修己知足慮得其逸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滿腹而求安愈泰緣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顏延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

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闇而必昭是以魯陽傾首離光為之反舍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當世凌雲之氣徒感無以自致於雲間是故䰰人揮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梁武帝連珠曰葢聞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歸於兼濟至德由乎兩忘　葢聞一青不足以掩德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

尺之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經動而隼落　後梁宣帝連珠曰嘗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竭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惟天為大而西北懸　嘗聞山有藏玉則卉草嘗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迹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梁沈約連珠曰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賈崇山之峭是以一夫

不加感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吴均連珠曰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妒貞華照物而以絶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燿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髙髻不資

於芳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頞祇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妒追生魏妾之悲

增唐蘇頲為人作連珠曰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行有義得不可以義懲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寶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馮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效命於樓前　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

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為他人所污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尸　宋徐鉉連珠曰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茍合久則情疎是以兵諫愛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受自殊

運不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徂來不易其貞弓矢載櫜董澤不踰其利

晏殊連珠曰時平德合秉均者績隱於幾先運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外是以房杜之恩勤莫二無迹可尋

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益大郭汾陽裴晉公也

宋庠連珠曰山有梗梓之材居山者芟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廄有驥騄之乘掌廄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廄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德小人勞於用力

劉攽連珠曰蓋聞詭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討未有能克是故以桀詐桀可容於徼幸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明劉

基連珠曰蓋聞觀形於聲未必見形求實於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為家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以服鹿而鞿鞚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容於竫人之國若甕之繭見棄於躶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於斧鉞不勞而固於垣墉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廚之蠅驅

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戰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烟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諠是故止鬬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投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脈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

駝識路莫踰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連珠三

原表梁沈約注制旨連珠表曰竊尋連珠之作始自子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誥班固謂之命世桓伊以為絶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琲也雖復金鑣互騁玉軑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所遇明珠

燕石貴賤相懸

誄一

增劉熙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説文曰誄諡也　文心雕龍誄碑篇曰詳夫誄之為制葢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章辨體曰按周禮大祝作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其六曰誄　又曰按文章緣起載漢武公孫弘誄然無其辭惟文選錄曹子

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韓退之之於歐陽詹柳宗元之於吕温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公所作則總謂之哀辭

誄二

原述德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妾之知為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謚宜為惠弟子聞而從之 述行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鄧太后悲傷命史官述其行迹為作傳誄藏於王府 喪紀能誄詩傳 累事稱之曾子問篇云賤不誄貴幼不誄

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鄭注云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而稱之也

哀公誄孔丘

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世祖誄吳漢

東觀漢記云杜篤與美陽令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公遂誄之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案注縣音元賁音奔縣卜皆氏也

上自為誄

漢武故事云公孫弘薨上聞而悲乃攺殯之上自為誄

殊興感切

曹植答明帝詔云奉詔所

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興句句感切

貴賤操筆 晉書郗超傳云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

古今莫比 王隱晉書云潘岳善屬文哀誄之妙古今莫比一時所推

美終 則誄發

誄死 孔丘卒哀公誄之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

小史讀誄 周禮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讀誄

張憑作誄 世說謝太傅問陸退曰張憑何以作毋誄而不作父誄曰丈夫之德表於行事婦人之德非誄不顯

纆緜悽愴 陸機文賦曰誄纆緜而悽愴

追念勳勞

增陶徵士誄 山堂肆考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陽嘗飲陶淵明舍自晨達暮淵明卒延之為之誄

元魯山誄 又元德秀為魯山令退居安陸縣南獨處一室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

七日不通飲食餓死空室中中書舍人盧載為之誄

曹植文若春華曹植作王仲宣誄文若春華思若湧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超宗殊有鳳毛南齊書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為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士為作誄者甚衆唐書何澄粹封股親疾為瘳伏於墓哭踊無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士為作誄者甚衆

碑文一

增金樓子曰夫披文相質博約温潤吾聞其語未見其人班固碩學尚云贊頌相似陸機鈎深猶稱碑賦如一

文心雕龍銘碑篇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裨岳故曰碑也周穆王紀迹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勲績而庸器漸闕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無擇言周胡衆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辭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創有

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
在於碑温王郗庾辭多枝離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
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
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
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器贊勳
者入銘之域樹碑述文者同誄之區焉　穆員元堂記
曰刻石識墓非周孔之制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
俟陵谷不可闕也　劉禹錫為杜司徒讓淮南去思碑

表曰建碑示後令甲無文苟非至公則翻貽誚　陸龜蒙野廟碑曰碑者悲也　歐陽公曰後漢以來始有冢墓碑文門生故吏相與立碑頌德　經世大典序録賜碑篇曰古之有大勲勞於國家者勒之彛鼎以勸臣庶以示其子孫後世代石紀功以文其出自上旨者皆異恩也　文章辨體曰按儀禮士昬禮入門當碑揖又禮記祭義云牲入麗於碑賈氏注云宫廟皆有碑以識日影以知早晚説文注云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

紀功德是則宮室之碑所以識日影而宗廟則繫牲也秦漢以來始謂刻石曰碑其葢始於李斯嶧山之刻耳

碑文二

增事始曰無懐氏封泰山刻石紀功此碑之始　述異記曰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籒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歷古不昧　漢書郡國志曰沛有泗水亭亭有髙祖碑班固為文　髙士傳曰髙車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漢恵帝所立　語林曰孫興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輕之

桓公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才不爾桓公那令作碑於此重之　隋書史萬歲為行軍總管擊南寧蠻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文中子宿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所作也典而達　唐書張説為文構思精敏長於碑誌世所不逮　又李邕長於碑頌雖貶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數百首　又肅宗立命崔圓赴行在所明皇為制遺愛碑於蜀以寵之　又楊炎與常

衮同知制誥稱常楊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為李楷洛碑置於壁日諷玩之　又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　又李華嘗為魯山令元德秀墓碑顔真卿書李陽冰篆額人爭模寫號為三絶碑

又曰皇甫湜為裴度判官度修薦福寺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求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

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之薄邪　又曰長平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馮定所為黒水碑畫鶴記　宋史李瀚嘗代楊凝撰吳越王錢鏐神道碑凡萬餘言文彩遒麗時輩稱之　又任諒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擢提舉夔路學事　金史韓昉雖貴讀書未嘗去手善屬文作太祖睿德神功碑當世稱之　又劉從益為葉縣令修學勵俗有古良吏風未幾被名踰月卒葉

人聞以端午罷酒為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

又曰王競詺作金源郡王完顔婁室碑以行狀未盡其實乃請國史刊正之時人以為法　元史揭傒斯至正三年致仕詔追及於鄰南尋復奉上尊諭旨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楮帛萬緡白金五十兩　吾學編洪武十五年時建太學上幸學龔斆執經祭酒吳融進講上喜名吳訥至奉天門令為文立碑太學　明史紀事張羽字來儀以字行潯陽人喜為文洪武十六年上親

稟滁陽王事實命來儀撰廟碑當時大制作推任如此

吾學編仁宗雅志儒術務學問諸經皆通於書尤邃

嘗録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誦

碑文三

原臣子述功　史官頌德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乃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東觀漢記云竇章女年十二能屬文以才貌選掖庭有寵與梁皇后並爲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碑頌德帝自爲之辭

有道無媿　文肅不虛後漢郭泰傳泰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

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耳　會稽典録云虞歆字文肅歴郡守節操高厲魏曹植為東阿王東阿先有三十碑銘多非實植皆毀除之以歆碑不虛獨全焉

增初無文字　不重官階　李綽尚書故實曰東晉謝太傅碑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　裴敬李白墓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寒山片石　薦福千錢　世說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人問北方何如曰惟寒山一片石堪共語餘驢鳴犬吠耳　題何工卷詩曰延陵墓上止十字薦福寺裏須千錢

不肯辱文　未嘗茍作　蘇舜欽穆修哀文曰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名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不

為匪人辱吾文也　元史虞集字伯生碑版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令圖噶伊求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圖噶伊媿歎而還

命有司刻石　令儒臣製詞　元史文宗紀赦天下賜諸王滿禿等十七人並賜功臣號及官階爵謚仍命有司刻其功於碑　又馬札兒台十二年特命改封德王令翰臣製辭立碑仍賜旌忠明德之額

非李瀚無可秉筆　須孫綽然後刊石　上見制誥

晉書孫綽以文才垂稱於時文士綽為其冠桓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碑文四

原刻石立祠　魏志賈逵傳云逵死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

曰昨過豫州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

刊石立碑 後漢書陳寔傳云寔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諡為文範先生

銘功紀德 齊道記云琅琊城始皇東遊至此立碑銘紀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

述詠功德 袁興萬年書云夫碑銘將以述詠功德流美千載

歸於實録 李充起居戒云古之為碑者蓋以述德紀功歸於實録也

絶妙好辭 世說云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上見題作黄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脩解不脩曰解黄絹色絲也於字為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絶妙好辭也

建碑於門 虞氏家記云虞潭值亂逆之世義守封疆澤洽黎庶故民沈尹等共建碑於門

立碑於墓 文章流别論云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

也

民共立碑 陳留耆舊傳云王業為荊州府有德政卒於湘江有二白虎共衛其墓民共立碑號曰湘江白虎墓

參佐立碑 荊州圖記云羊叔子與鄒潤甫嘗登峴山羊泣曰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潤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語耳後參佐為立碑在其望處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預名為墮淚碑

翠碑表墳 曹毗郄公墓詩云青松羅前隧翠碑表高墳玉顏無餘映薰風有餘薰

石碑生金 王隱晉書石瑞記云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取盡復生此江東之瑞

立碑思賢 豫章記云孫子墓在南郡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墓邊立思賢碑今存

讀碑改字 魏志鄧艾字文載至潁川讀陳寔碑文言文為世範士為世則艾遂自改名為範字世則後族

有與同者故改焉

西戎涕泣晉諸公贊云司馬駿鎮西戎既薨西戎之人每見碑無不涕泣

百姓悲感詳上

水至加上徐州記云徐州取徐山為名古温伯大彭國春秋時為宋邑有秦始皇碑水至加上三尺見東北頃石長丈八尺厚三尺八寸一行十二字也

刊其碑陰荊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丸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力見傷

披文相質文賦碑披文以相質

書事於上盛弘之荊州記云晉城南有曹仁記漢水溢碑後杜元凱因其伐吳事書於碑上

蔡邕自書丹後漢書蔡邕傳云以經籍去聖久文字多謬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

鍾公題年月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段熲所刻其文弘農張昶所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二十

餘字

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又云曹真祠堂在北邙山刻石既精書亦甚工

文既綺藻器亦妙絶 晉中興書云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康成碑又為文而自刻之文既綺藻器亦絶妙時人莫不驚歎

增無字碑 泰山記上有秦始皇無字碑

沒字碑 五代史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

碑生玉 王肅荅詔問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將幸許昌過繁昌詔問受禪碑生黃金白玉應瑞不肅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見於于踐之壇宜矣

泰伯廟碑 見歎賞

龍川廟碑 三國典略曰宗懔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其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王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王美之

詔為刻石 唐書王博武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使吏沉罟獲

二尸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詔為刻石

詔為刻碑 又宣宗讀元和實録見韋丹政事卓然他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没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

叩闕立碑 又李珏為淮南節度使淮南之人德之珏已没叩闕下願立碑頌其遺愛

起祠立碑 五代史劉審交為海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家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留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一夕碎碑 韻府羣玉宋宣和殿立黨人碑一夕雷擊碎

一夕祭碑 吾學編程濟朝邑人建文初上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縶至京將殺濟濟名入仰面大呼曰且囚臣至期無兵死未晚遂下獄已而果驗赦濟以為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夕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

見碑大怒趣左右鐵椎椎碑再椎遽曰止止為我録碑文来已而按碑族之濟名適在椎處獲免

磨班超碑　唐書李確字行本高昌之役確為行軍副總管出伊州距柳谷百里依山造攻械其處有漢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古刻更刊頌陳國威靈

碎李陵碑　陳敬宗王文安公傳曰太宗嘗親征虜從還過李陵城已四十里名問公曰聞李陵城有石碑可往觀之至則北門有石出尺餘掘土拭視額曰李陵臺驛令謝君德政之碑其文可讀明日公備奏其故上曰此碑既鐫有蒙古姓名異日見之必以此為己物耳宜再往擊碎之

倒淮西碑　羅隱石烈士說曰石忠孝者生長韓魏間猛悍負力事李愬為愬前驅蔡平詔韓愈撰平蔡碑歸功裴度忠孝一旦熟視見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赦弗誅

哭寧州碑　唐書狄仁傑字懷英出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申

理有詔悉讁戍邊因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出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詔虞世南勒文 唐書杜如晦卒帝手詔虞世南勒文使言君臣痛悼之意

詔蘇廷碩為文 又盧懷慎帝因校獵鄠杜間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詔官為立碑令侍書侍郎蘇頲為之文帝自書

立碑著其德 又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輦轂繁要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御史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德

立碑著其功 又韋景駿神龍中歷肥鄉令漳水溢賑饑及去人立碑著其功

太學立石紀德 又陽城字亢宗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不得既行皆涕泣立石紀德

蜀人鑱文尊諱 又韋皐沒蜀人德之見畫像必拜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

景州刻石頌德 遼史耶律儼大

安初為景州刺史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

蠡州立石頌德 金史完顏衷大定中授代州宣銳軍都指揮使歲旱州奏禱雨於五臺山靈澤步致其水雨隨下人為刻石紀之其在寧州蠡州平賦役無擾民立石頌德

親製皇陵碑 明紀洪武二年二月詔立皇陵碑自為文

親製孔廟碑 又永樂十五年九月修孔子廟訖工親製碑文刻于石

取文於心 楊植許由廟碑曰再拜刻石取文於心

奚求於石 宋本續溪縣張尹大德舊政記曰張公尹吾邑有善政去二十二年吾民未嘗忘耄語壯壯語弱弱語稚固不忘也奚求堅於石

碑文五

增詩唐李商隱韓碑詩曰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

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掌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　高適觀李少府薊封宂子賤神廟碑詩曰千馬見層碑突兀長林東作者無媿色行人載遺風片石勿謂輕斯言固難窮龍盤色絲外鵲顧偃波中　杜甫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曰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

台詺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来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白居易立碑詩曰勲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傍碑銘勲悉太公叙德皆仲尼

增解宋孫何碑解曰碑非文章之謂也蓋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之不能盡者復前以序而編録者通謂之文斯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戒

焉盟於嘉量者曰量銘可也謂其文為量不可也銘於景鐘者曰鐘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鐘不可也銘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矣謂其文為鼎不可也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為碑亦猶是矣

增銘唐權德輿贈太師韋公先廟碑銘曰古者揭其功烈銘於祭器近古以來魯鐘衛鼎追琢先德不若鏤文

字於麗牲之碑之為詳也

哀辭

增寓辭 冨弼哭尹舍人辭曰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之哭聲而寓於辭

寫衷 汪革毘陵張先生哀辭曰目極東南涕沾胸兮伸之以辭寫予衷兮

述事 蘇舜欽穆先生哀辭曰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事以鑑於世而為文哀之

寄聲 金寔文肅徐公哀辭曰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素昔好言遼邈九京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哭聲

原誄之流 摯虞文章流别論云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為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為主緣以歎心之辭

馬上三十步 班固馬仲

都哀辭曰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於馬上三十步遂為哀辭

見之乃閤筆 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業妻為祭文詞甚悽愴悱父勉欲為哀辭見之乃閤筆

增賈餘於哀誄 文心雕龍才略篇曰潘岳敏給辭以和暢鍾美於西京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

何足以辱命 林希謝人求哀辭書曰嘗謂君子無苟於人患其無情也孔子猶曰惡夫涕之無從希於某氏之葬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詞其將何從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書以遺羣 唐書歐陽詹卒崔羣哭之甚哀韓愈為詹哀辭書以遺羣

衢知我心 王達哀唐衢辭曰作哀辭於千載之下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吾心也

弔文一

增文心雕龍哀弔篇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贏故用弔也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長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要切斷而能悲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並

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訶實工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者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

弔文二

原瞻首陽 阮籍弔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求仁得仁見歎仲尼没而不朽身没名飛

由西鄂 禰衡弔張衡文云余今反國命駕言歸路由西鄂道弔平子

寄

之山岡 縻元弔夷齊文云側聞先生餓於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

寄之淥水 晉書

庚闡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投江流以弔屈　漢書揚雄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託白水而騰文　蔡邕弔屈原文云口迴世而遥弔託白水而騰文

度湘為賦以弔屈原　漢書云賈誼為長沙太傅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文

搦紙中辭以弔始皇　傅咸弔始皇賦文

正平倚柱　禰衡别傳云南陽寇柏松當待遇劉景升景升當暫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柏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胡政因而殺之景升還慚悼無已即治殺胡政為作二牲以祭正平為作板書弔之駐馬援筆倚柱而作焉

文度揮翰　王文度弔龔勝文云宿慕遺芳遐仰徽烈登封遠慨有傷高節揮翰欲弔靈其明察

託

仁風而永念 陸機弔蔡伯喈文云慨矣永歎敬弔于君託仁風而永念考遺烈於舊文

雖緬邈而追傷 王文度弔范增文云余以升平五年正月庚申自下邳北征乃想項籍之往轍惟楚漢之滎陽瞻鴻門而增慨憶曩昔而與歎登亞父之故壠景忠諒之流芳感前烈而長思雖緬邈而追傷

悼繐帳之冥漠 陸機弔魏武文云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佇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禮簡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絶琅琅之金聲 李充弔嵇中散文曰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雕於歲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絶琅琅之金聲

長游幽冥 王隱晉書安慮字仲元使蜀弔孔明曰適子之墓冥漠無聲廟堂猶在松柏冬青遐哉邈矣長游幽冥

翼挂密網 李顒弔平升叔文云翼挂密網命絶霜刃

寶碎蘭焚

卞敬宗弔二陸文云寶碎白刃蘭焚原火豈不惜哉

玉碎氷摧 阮籍弔公文云沈漸荼酷仁義同違如何不弔玉碎氷摧

增糜元弔比干 糜元弔比干文曰予感比干亢辭進諫不顧其身而無益於是復責而弔之

柳識弔夷齊 柳識弔夷齊文曰青苔古木蒼然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掇澗谿之毛薦誠而已

柳宗元弔樂生 柳宗元弔樂生文曰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盧藏用弔紀信 盧藏用弔紀信文曰攝提貞歲兮奉揚仁風跋涉草莽兮詞弔紀公善彼勇兮殺身為忠九原不作兮予將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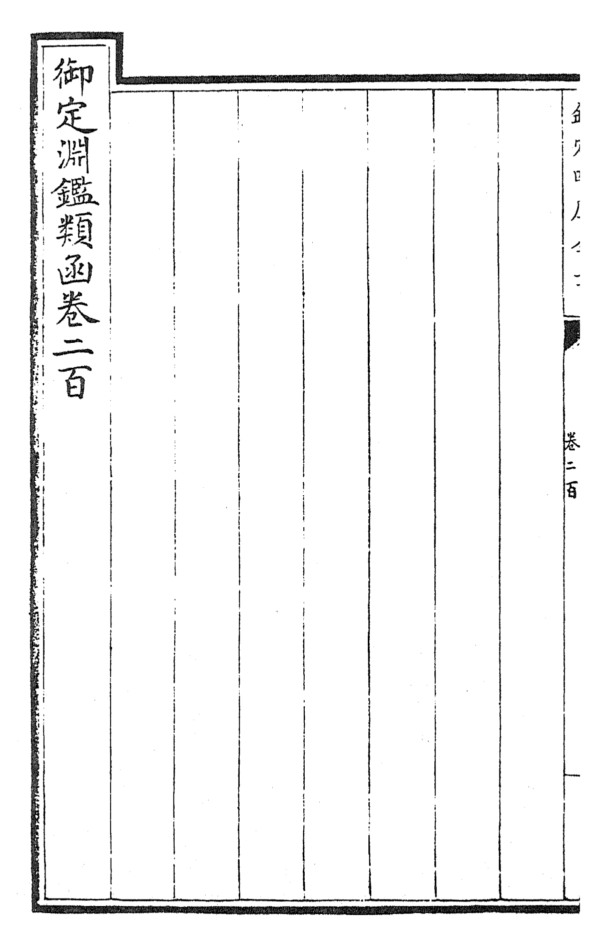
韓愈弔塞上翁 韓愈弔塞上翁文曰居南海四百里有南騂戍土人云是塞上翁城辭曰魂魄何家不歸其鄉叟乎叟乎何心之傷

李華弔古戰場 李華弔古戰場

文曰浩浩乎平沙無垠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凛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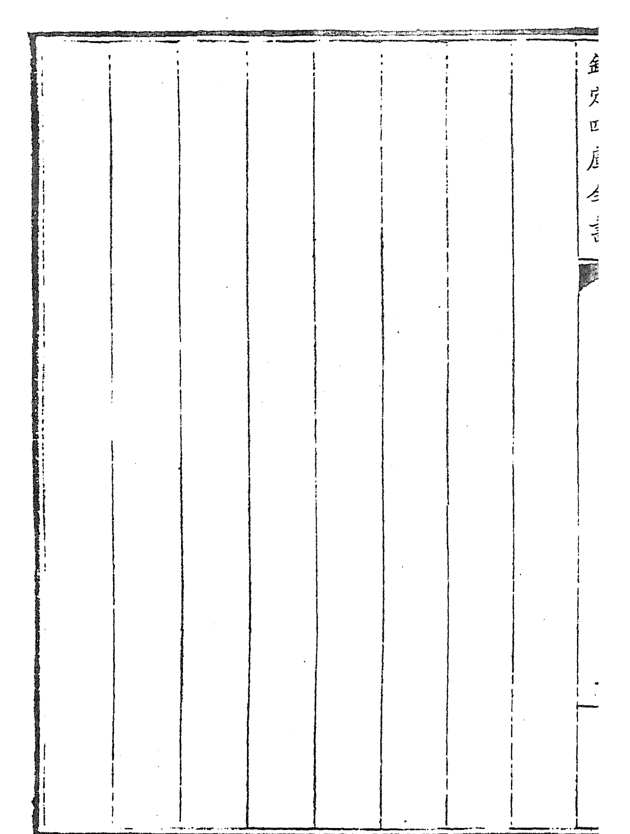
敬弔忠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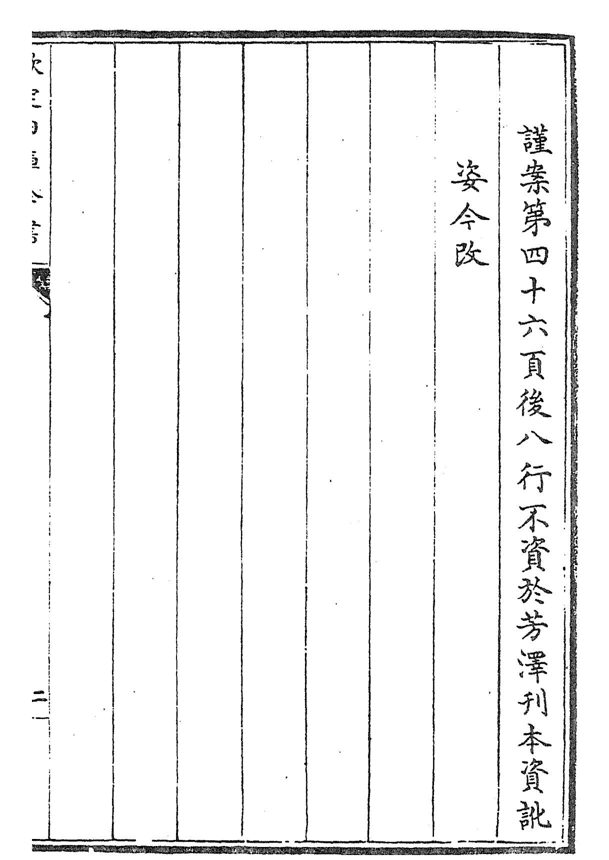
柳宗元弔萇弘文曰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

謹案卷二百第五十七頁後二行圖嚕伊舊作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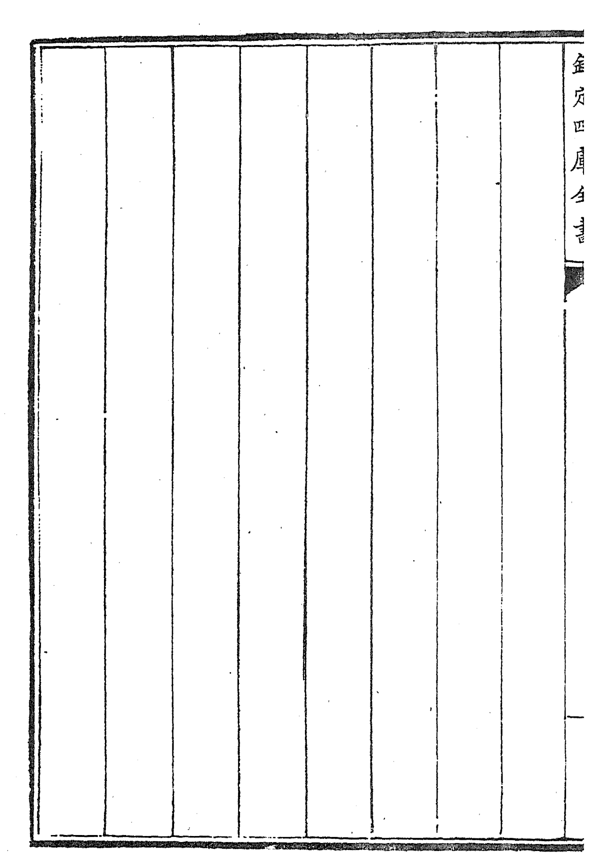
甘懿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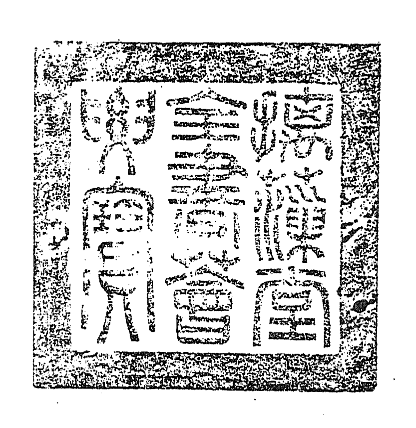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謹案第四十六頁後八行不資於芳澤刊本資訛

姿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